

時光 (*dīrgha-rātram*)，流轉於生死循環 (*samsāra*) 的困苦；再加上與這一套透顯智慧的旨趣 (*jñāna-vāda*) 益發背道而馳，將會偏差地追逐，甚至就出生到牛 (*go*) 或羊 (*eḍaka*) 等生命形態的環圈中。」

### 《解深密經·心意識相品第三》

〈心意識相品〉的主旨，以「熟練於極致的意義之菩薩」（勝義善巧菩薩）為標準，設立「熟練於心意識所有樣式的祕密之菩薩」（於心意識一切祕密善巧菩薩）。這在菩提道相當高超、深奧與微細的學養，由至少如下的三個環節構成：其一，確實認知而熟練於長久且深厚的心路歷程與轉起的知覺活動之間的關係；其二，確實認知而熟練於長久且深厚的心路歷程的重大面向的作用或樣態，包括因而給予的名稱，例如「帶著長久的活動資訊轉成的所有的種子之心識」（一切種子心識）、「執持識」（阿陀那識）、「庫存識」（阿賴耶識）、「心」。其三，確實認知而熟練於長久且深厚的心路歷程與轉起的知覺活動都是系統關聯的動態表現，而非單獨的、靜態的存在體。因此，如果就這一套教學分別出任何項目或概念而想成主體式的自我，那就落入平庸眾生習慣的錯謬知見。

唐·玄奘譯文：<sup>3</sup>

爾時，廣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  
『於心意識祕密善巧菩薩』。於心意識祕密善巧菩薩

3 《解深密經·心意識相品第三》，唐·玄奘譯，T 676, vol. 16, p. 692a-c。相關傳譯本：《深密解脫經》，元魏·菩提流支 (*Bodhiruchi*) 譯，T 675, vol. 16, p. 669a-b。

者，齊何名為『於心意識祕密善巧菩薩』？如來齊何施設彼為『於心意識祕密善巧菩薩』？」

說是語已，爾時，世尊告廣慧菩薩摩訶薩曰：「善哉，善哉。廣慧！汝今乃能請問如來如是深義。汝今為欲利益、安樂無量眾生，哀愍世間，及諸天、人、阿素洛等，為令獲得義利、安樂，故發斯問。汝應諦聽。吾當為汝說心意識祕密之義。

廣慧！當知於六趣生死，彼彼有情，墮彼彼有情眾中——或在卵生，或在胎生，或在濕生，或在化生——身分生起。

於中，最初，『一切種子心識』成熟，展轉和合、增長、廣大。依二執受：一者，有色諸根及所依，執受；二者，相、名、分別、言說、戲論、習氣，執受。有色界中，具二執受；無色界中，不具二種。

廣慧！此識亦名『阿陀那識』。何以故？由此識，於身，隨逐、執持故。

亦名『阿賴耶識』。何以故？由此識，於身，攝受、藏隱，同安危義故。

亦名為『心』。何以故？由此識，色聲香味觸等，積集、滋長故。

廣慧！阿陀那識，為依止、為建立故，六識身，轉。謂：眼識，耳、鼻、舌、身、意識。

此中，有識，眼及色為緣，生眼識。與眼識俱，隨行，同時、同境，有分別意識轉。有識，耳、鼻、舌、身，及聲、香、味、觸為緣，生耳、鼻、舌、身識。與耳、鼻、舌、身識俱，隨行，同時、同境，有分別意識轉。廣慧！若於爾時，一眼識，轉，即於此

時，唯有一分別意識·與眼識同所行·轉。若於爾時，二、三、四、五諸識身·轉，即於此時，唯有一分別意識·與五識身同所行·轉。

廣慧！譬如，大瀑水流，若有一浪生緣現前，唯一浪·轉；若二、若多浪生緣現前，有多浪·轉。然此瀑水，自類恆流，無斷、無盡。又，如善淨鏡面，若有一影生緣現前，唯一影·起；若二、若多影生緣現前，有多影·起。非此鏡面轉變為影，亦無受用、滅盡可得。

如是，廣慧！由似瀑流·阿陀那識為依止、為建立故，若於爾時，有一眼識生緣現前，即於此時，一眼識·轉；若於爾時，乃至有五識身生緣現前，即於此時，五識身·轉。

廣慧！如是，菩薩雖由法住智·為依止、為建立故，於心意識祕密善巧，然諸如來，不齊於此·施設彼為『於心意識一切祕密善巧菩薩』。

廣慧！若諸菩薩，於內各別·如實不見阿陀那，不見阿陀那識；不見阿賴耶，不見阿賴耶識；不見積集，不見心；不見眼、色及眼識，不見耳、聲及耳識，不見鼻、香及鼻識，不見舌、味及舌識，不見身、觸及身識，不見意、法及意識，是名『勝義善巧菩薩』；如來施設彼為『勝義善巧菩薩』。廣慧！齊此名為『於心意識一切祕密善巧菩薩』；如來齊此施設彼為『於心意識一切祕密善巧菩薩』。」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頌曰：「阿陀那識甚深細，一切種子如暴流；我於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為我。」

本書譯文：<sup>4</sup>

那個時候，廣慧（Viśāla-mati）菩薩摩訶薩向佛陀提問：「世尊！您曾經說過：『熟練於（*kuśala*）心（*citta*）意（*manas*）識（*vijñāna*）的祕密（*guhya*）之菩薩』。所謂的熟練於心意識的祕密之菩薩，要達到什麼水準，才適合稱為『熟練於心意識的祕密之菩薩』？如來拿什麼樣的標準設立『熟練於心意識的祕密之菩薩』？」

如此問說之後，那個時候，世尊回應廣慧菩薩摩訶薩：「太好了，太好了。廣慧！你能請問如來這麼深奧的道理。你是為了助成很多眾生的福利（*bahu-jana-hitāya*）與安樂（*bahu-jana-sukhāya*），出自對於包括天神、人類與阿修羅（*asura*）在內的世間之悲憫（*anukampā*），幫助這些眾生營造福利與安樂，才如此發問。請專心聽。我將講解心意識的祕密之條理。

廣慧！應當認知：在六條生命路徑（*ṣaḍ-gati*／六趣、六道）所組成的生死輪迴（*samsāra*），各式各樣的眾生（*sattva*），落入各式各樣的眾生的社群（*sattva-gotra*）——有一些從卵而出生（*aṇḍa-ja*），或者從母胎而出生（*jarāyu-ja*），或者從濕潤而出生（*samsveda-ja*），或者從變化而出生（*aupapāduka*）——從而顯露出組成的身體。

在生死輪迴當中，一輩子的開始（*prathamam*），由『帶著長久的活動資訊轉成的所有的種子之心識』（*sarva-bījakam*

4 參考如下的譯著：Étienne Lamotte, *Samdhinirmocana-sūtra: l'Explication des Mystères*, Louvain: Université de Louvain, 1935; John Powers (tr.), *Wisdom of Buddha: The Samdhinirmocana Mahāyāna Sūtra*, Berkeley: Dharma, 1994; Lambert Schmithausen, *Ālayavijñāna: On the Origin and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a Central Concept of Yogācāra Philosophy*, Toky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1987。

*cittam; sarva-bījakam vijñānam*／一切種子心識），其中若干種子成熟了，從而經歷一系列的步驟，包括演變與有關項目的結合、增長及擴大。這一系列的步驟，依靠如下的二類執取（*upādāna*／執受），才得以推進：其一，執取的對象為帶有物質成分的感官裝備以及如此裝備所連帶的依託（*sādhiṣṭhāna-rūpīndriya*）；其二，執取的對象為意象（*nimitta*／相）、名言（*nāman*／名）、分別式認知（*vikalpa*／分別）、言說（*vyavahāra*）、概念泡沫化（*prapañca*／戲論）、習氣（*vāsanā*）。在色界（*rūpa-dhātu*），這二類執取都活躍；在無色界（*ārūpya-dhātu*），並非這二類執取都活躍。

廣慧！一切種子心識又稱為『執持識』（*ādāna-vijñāna*／阿陀那識）。理由何在？由於執持識既追逐（*anugrḥita*／隨逐）身體（*kāya*），又執持（*ātta*）身體。

一切種子心識又稱為『庫存識』（*ālaya-vijñāna*／阿賴耶識）。理由何在？由於庫存識以安危與共的方式，將身體納入自己的領域，而且隱藏在身體裡面。

一切種子心識又稱為『心』（*citta*）。理由何在？由於心所做的事情，就在於針對物質（*rūpa*）、聲音（*śabda*）、氣息（*gandha*）、滋味（*rasa*）、觸境（*spraṣṭavya*）等知覺對象，收集（*ā-cita*）與滋生（*upa-cita*）活動之資訊。

廣慧！以執持識為其依靠（*saṃ-ni-śritya*／依止）與設立在執持識之後（*prati-ṣṭhāya*／建立），六項分別式知覺之組合體（*ṣaḍ vijñāna-kāyāḥ*／六識身）——視覺上的分別式知覺之組合體（*cakṣur-vijñāna-kāya*／眼識身）、聽覺上的分別式知覺之組合體（*śrotra-vijñāna-kāya*／耳識身）、嗅覺上的分別式知覺之組合體（*ghrāṇa-vijñāna-kāya*／鼻識身）、味覺上的分別式知覺之組合體（*jihvā-vijñāna-kāya*／舌識身）、身覺上的分

別式知覺之組合體（*kāya-vijñāna-kāya*／身識身）、知覺上的分別式知覺之組合體（*mano-vijñāna-kāya*／意識身）——才得以轉起。

在這樣的格式，伴隨著一切種子心識（*sa-vijñānaka*／有識），而且以視覺裝備之眼根與視覺對象之色塵為依靠的條件之後（*ni-śritya*），視覺上的分別式知覺才得以產生。與視覺上的分別式知覺同伴（*saha*）且跟著運作的（*anugata*），即知覺上的分別式知覺之轉起，而且視覺上的分別式知覺與知覺上的分別式知覺，同時作用（*sama-kāla*）且面對共同的對象（*sama-viṣaya*）。

伴隨著一切種子心識，而且以聽覺裝備之耳根與聽覺對象之聲塵為依靠的條件之後，聽覺上的分別式知覺才得以產生；以嗅覺裝備之鼻根與嗅覺對象之香塵為依靠的條件之後，嗅覺上的分別式知覺才得以產生；以味覺裝備之舌根與味覺對象之味塵為依靠的條件之後，味覺上的分別式知覺才得以產生；以身覺裝備之身根與身覺對象之觸塵為依靠的條件之後，身覺上的分別式知覺才得以產生。與聽覺上的分別式知覺、嗅覺上的分別式知覺、味覺上的分別式知覺、身覺上的分別式知覺同伴且跟著運作的，即知覺上的分別式知覺之轉起，而且視覺上的乃至身覺上的分別式知覺與知覺上的分別式知覺，同時作用且面對共同的對象。

廣慧！如果那時只轉起一套視覺上的分別式知覺，就在那時，與視覺上的分別式知覺分享共同的作用對象，即轉起也只是一套知覺上的分別式知覺。如果那時轉起二套、三套、四套、乃至五套分別式知覺之組合體，就在那時，與五套分別式知覺之組合體分享共同的作用對象，即轉起也只是一套知覺上的分別式知覺。

廣慧！譬如，在巨大的河川水流，如果現前的只有推動一道波浪產生的關聯條件（*ekasya taraṅgasyōtpatti-pratyayaḥ pratyupasthito bhavati*），則只有一道波浪轉起（*ekam eva taraṅgam pravartate*）。如果現前的有推動二道或多道波浪產生的關聯條件，則有二道或多道波浪轉起。但是，這樣的河川水流一直在奔流，既不中斷（*na sam-uc-chittiḥ*），也不窮盡（*na pari-kṣayaḥ*）。

再者，譬如，在相當清淨的鏡面（*ādarśa*），如果現前的只有推動一個影像（*bimba*）產生的關聯條件，則只有一個影像轉起。如果現前的有推動二個或多個影像產生的關聯條件，則有二個或多個影像轉起。但是，這樣的鏡面並不因此轉變成影像，也談不上鏡面或者在容納影像，或者在滅絕影像。

廣慧！同樣地，以猶如水流〔或鏡面〕的執持識（或阿陀那識）為其依靠與設立在執持識之後，如果那時現前的只有推動一套視覺上的分別式知覺產生的關聯條件（*ekasya cakṣur-vijñānasyōtpatti-pratyayaḥ pratyupasthito bhavati*），就在那時，則只有一套視覺上的分別式知覺轉起（*ekam eva cakṣur-vijñānaṃ pravartate*）。如果那時現前的有推動乃至五套分別式知覺之組合體產生的關聯條件，就在那時，則有五套分別式知覺之組合體轉起。

廣慧！透過這樣的方式，菩薩以確實通曉關聯項目的居住情形（*nīti-jñāna; dharmasthiti-jñāna*／法住智）為其依靠與設立在通曉關聯項目的居住情形之後，雖然熟練於心意識的祕密，但是如來並不以這樣的水準就把這樣的菩薩設立為『熟練於心意識所有樣式的（*sarveṇa sarvaṃ*）祕密之菩薩』。<sup>5</sup>

5 參閱：Noriaki Hakamaya, “The Old and New Tibetan Translations of the *Samdhinirmocana-sūtra*: Some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Early Tibetan Translation,”

廣慧！菩薩如果內部方面（*adhy-ātmam*）逐一地（*praty-ekam*）如其確實地（*yathā-bhūtam*）看不見執持之現象（*ādāna*／阿陀那），看不見執持識（或阿陀那識）；看不見庫存之現象（*ālaya*／阿賴耶），看不見庫存識（或阿賴耶識）；看不見收集之現象（*caya*／積集），看不見心；看不見視覺裝備之眼根、視覺對象之色塵、視覺上的分別式知覺，看不見聽覺裝備之耳根、聽覺對象之聲塵、聽覺上的分別式知覺，看不見嗅覺裝備之鼻根、嗅覺對象之香塵、嗅覺上的分別式知覺，看不見味覺裝備之舌根、味覺對象之味塵、味覺上的分別式知覺，看不見身覺裝備之身根、身覺對象之觸塵、身覺上的分別式知覺，看不見知覺裝備之意根、知覺對象之法塵、知覺上的分別式知覺，即可稱為『熟練於極致的意義（*paramārtha-kuśala*／勝義善巧）之菩薩』；而如來也將這樣的菩薩設立為『熟練於極致的意義之菩薩』。廣慧！要達到這樣的水準，才適合稱為『熟練於心意識所有樣式的祕密之菩薩』；而如來也拿這樣的標準設立『熟練於心意識所有樣式的祕密之菩薩』。」

那個時候，世尊要再度闡發這一番道理，就講說偈頌：「執持識（或阿陀那識）是相當地深奧與微細（*ādāna-vijñāna gambhīra-sūkṣmo*）；一切種子轉起猶如水流（*ogho yathā vartati sarva-bījo*）。我不曾對平庸者開演這一個課題（*bālāna eṣo mayi na prakāśi*），以免他們會把這一個課題分別而想成自我（*mā haiva ātmā parikalpayeyuḥ*）。」<sup>6</sup>

---

*Journal of the Faculty of Buddhism of the Komazawa University* 42 (March 1984): 9-10.

- 6 參閱：Hartmut Buescher, *Sthiramati's Triṣṅikāvijñaptibhāṣya: Critical Editions of the Sanskrit Text and its Tibetan Translation*,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07, p. 104; Étienne Lamotte (ed. & tr.), *La Somme du Grand Véhicule d'Asaṅga (Mahāyānasamgraha)*, vol. 2, Louvain: Institut Orientaliste, Université de Louvain, 1973, p. 14.